

目 录

白话大学引言.....	(1)
白话大学.....	(3)
白话中庸引言.....	(12)
白话中庸.....	(14)
白话论语引言.....	(30)
白话论语.....	(33)
学而第一.....	(33)
为政第二.....	(36)
八佾第三.....	(41)
里仁第四.....	(46)
公冶长第五.....	(50)
雍也第六.....	(55)
述而第七.....	(61)
泰伯第八.....	(67)
子罕第九.....	(71)
乡党第十.....	(76)
先进第十一.....	(81)
颜渊第十二.....	(87)
子路第十三.....	(92)

宪问第十四.....	(98)
卫灵公第十五.....	(107)
季氏第十六.....	(113)
阳货第十七.....	(118)
微子第十八.....	(123)
子张第十九.....	(127)
尧曰第二十.....	(131)
白话孟子引言.....	(134)
白话孟子.....	(137)
梁惠王章句上.....	(137)
梁惠王章句下.....	(147)
公孙丑章句上.....	(160)
公孙丑章句下.....	(171)
滕文公章句上.....	(181)
滕文公章句下.....	(191)
离娄章句上.....	(202)
离娄章句下.....	(212)
万章章句上.....	(222)
万章章句下.....	(232)
告子章句上.....	(242)
告子章句下.....	(252)
尽心章句上.....	(262)
尽心章句下.....	(274)

四书（原文）

大	学	(289)
中	庸	(294)
论	语	(303)
	学而第一	(303)
	为政第二	(305)
	八佾第三	(308)
	里仁第四	(311)
	公冶长第五	(314)
	雍也第六	(318)
	述而第七	(322)
	泰伯第八	(326)
	子罕第九	(329)
	乡党第十	(333)
	先进第十一	(336)
	颜渊第十二	(340)
	子路第十三	(344)
	宪问第十四	(348)
	卫灵公第十五	(354)
	季氏第十六	(359)
	阳货第十七	(362)
	微子第十八	(366)
	子张第十九	(368)

尧曰第二十.....	(371)
孟子 子.....	(373)
梁惠王章句上.....	(373)
梁惠王章句下.....	(378)
公孙丑章句上.....	(385)
公孙丑章句下.....	(391)
滕文公章句上.....	(397)
滕文公章句下.....	(402)
离娄章句上.....	(408)
离娄章句下.....	(415)
万章章句上.....	(422)
万章章句下.....	(428)
告子章句上.....	(433)
告子章句下.....	(440)
尽心章句上.....	(446)
尽心章句下.....	(454)

白话大学引言

《大学》本是《礼记》的一篇，不知是什么人写的。程颢之弟程颐认为是“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而且还认为它大概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妄自改变次序，定为“经”一章，“传”十章。朱熹作《大学章句》完全是听从他的主张和论调。只有清儒戴震幼时曾怀疑这种论调，问他老师：从曾参到程颐有一千多年，他怎么会知道？这一疑问，到今天也没有能找出强有力的证据予以否定，但也沒有任何证据给以肯定，我们只能阙疑。

程颐这种安排，既然由朱熹承袭下来，传到现在，近九百年，“积非成是”，我们只能听之任之。

程颐最大的罪恶是反对妇女再嫁，纵是丈夫死了，生活无着，也不能再嫁。他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见《伊川先生语录》八下）在封建社会中，为这两句话而妇女受害的，真难以数计。道学杀人，这句话并不冤枉。

《大学》既不能肯定其作者是谁，因此对这书的基本观念，甚至若干抽象名词，便找不到旁证来理解。即如第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什么是“明德”？我也翻阅了一些书，各有各的说法，实在难以找得证据来辨别是非。朱熹用孟子的性善来解释。文字上没有这样说，实际就是如此。（他的《大学章

句序，作了暗示。)是否符合作者本意，也无法辨别。姑且听之任之。

《大学》基本上是对统治阶级讲的，主要有三纲八目。三纲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的讲得比较好懂，有的就比较玄虚。如格物致知，从秦汉以前直到清末，没有物理、化学这类课程；清末初行新学，把“理化”叫做“格致”，岂不是借旧瓶装新酒，或者说张冠李戴！明朝王守仁，“格”了一天竹子，“格”不出所以然来。后来却说“夫物理不外于吾心”。（《明儒学案·姚江学案》）朱熹说：“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如何“穷其理”？他也说不出所以然来。科学和理学是绝对不能并存的，科学懂一点是一点，没有所谓“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他对于《四书》，自少至老，用功几十年，是不是真“豁然贯通”，我想只有天知道。

白 话 大 学

1. 大德之人讲习的学问道理，在于发扬人们天赋的善良美德；在于革除旧习，勉作新人；在于归宿到才德完美无缺的最高境界。知道归宿之所在，然后言语行动有一定的方向，言行有了一定的方向，然后心志能够清静，不胡思乱想，心志清静了，然后能安宁闲适，不乱不躁，安宁闲适了，然后能考虑周详，瞻前顾后；考虑周详了，然后能有所收获。任何物体都有根本和末节，任何事情也都有终结和开始。知道什么该先，什么该后，就接近于最合宜的程序和目标了。

古代想要使天下人人都能发扬自己天赋的善良美德的人，必须先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想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先要整顿自己的家庭；想要整顿好自己的家庭，先要修养好自身；想要修养好自身，先要端正自己的心志；想要端正自己的心志，先要使自己意念诚实无妄；想要使自己的意念诚实无妄，先要丰富自己的各类知识；要丰富自己各类的知识，在于穷究事物的道理。

穷究了事物的道理，知识就丰富了；知识丰富了，意念就诚实无妄了；意念诚实无妄了，心志就端正了；心志端正了，自身也就修养好了；自身修养好了，家庭也就整顿了；家庭整顿好了，国家也就治理好了；国家治理好后，天下也就太平

了。

从天子到老百姓，一切都以修养自身作为根本。其根本紊乱然而末节想治好，是不可能的。应该重视的反而轻视，应该轻视的却很重视，是从来没有的事。

以上二程认为是大学的“经”，即总纲。以下则是“传”，分为十章。

2. 《尚书·康诰》上说：“能够发扬自己天赋的善良美德。”《太甲》上说：“经常念叨着这个上天赋予的善良天性。”又《尧典》上说：“能够发扬伟大崇高的美德。”这些都是说要人们自己去发扬它。

以上是“传”的第一章，解释“明明德”。

3. 商汤在洗脸盛水的盘子上刻着：“果真要每天洗涤污垢，刷新自己，就要每天每天地刷新，又每天更加刷新。”《尚书·康诰》上说：“做一位毫不惭愧崭新的人。”《诗经·大雅·文王》上说：“岐周虽然是个古老的国家，她所接受的使命是崭新的。”所以，她的最高层人物做什么都达到至高无上的顶峰。

以上是“传”的第二章，解释“新民”。

4. 《诗经·商颂·玄鸟》上说：“帝王京都一千里，百姓聚居在那里。”又《诗经·小雅·黄鸟》上说：“黄鸟鸣声缙(mián)蛮，归宿于草木密茂的山湾。”孔子说：“到应该归宿之处，便知道那是自己的归宿地。难道人可以不如禽鸟么？”《诗经·

大雅·文王》上说：“思虑深远的文王，呀！光明而端庄。归宿于善良。”做君王的，归宿于仁德；为臣子的，归宿于工作认真；做儿子的，归宿于孝顺；做父亲的，归宿于慈爱；和朋友往来，归宿于诚信。《诗经·卫风·淇澳》上说：“远望淇水那一方，绿竹翠翠苍苍；高层统治有道德有文章，好比玉石犀角和象牙，一样一样在我旁。先开料，再糙锉；然后细刻又磨光；一件件，一桩桩。细密而又刚强，伟大而又盛昌。文质彬彬的帝王，永远不能把他忘。”开料糙锉，用来比喻学问的讲习；细刻磨光，用来比喻品德的修养；细密而又刚强，实际是叫人恐惧警惕；伟大而盛昌，实际是叫人有威严可以使人畏惧，有仪容可以引导人模仿。文质彬彬的帝王，永远不能把他忘，说的是他道德高尚，才能完备，百姓因此不能把他忘掉。《诗经·周颂·烈文》又说：“哎呀！不会忘记以前的文王、武王。”后世的上层人物尊敬贤良的人，亲近应该亲近的人；百姓则因有乐趣而快乐，因有利益而得到好处，所以对于文、武二王一直到死久久不能忘记。

以上是“传”的第三章，解释“止于至善”。

5. 孔子说：“审判官司，我同别人不相上下；〔若用我，〕一定要使社会上没有人去打官司吧。”没有真情实况的人作为诉讼一方，他的诉状就惭愧地不能说完要说的话，因为上层德高望重，使人民个个非常敬畏，不敢欺哄。这叫做懂得政治的根本。

以上是“传”的第四章，解释“本末”。

6. 这个是懂得根本^①，这是知识的顶峰^②。

①程颐说：“这是多余的文字。”从前叫“衍文”。

②朱熹说，这句之上有阙失的文字，只留一断语。他还认为，亡失了“释格物致知”一章，他大胆补上，我认为不应该为他译出。

以上是传的第五章。

7. 所说的使意念诚实无妄，就是不要自己哄自己。好比厌恶难闻的奇臭，喜爱艳丽的美色，这叫做自然的感触。〔自然感触，人人都知，不能隐瞒。〕所以君子在独自一人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小心。小人平日做坏事，没有什么不干的，一碰见君子便躲躲藏藏，掩盖自己的坏行为，显示自己好的表现；别人看他，好象看见他的五脏六脏一样，那有什么益处呢？这叫做心里真有什么，外貌自然要表现出来。所以，君子一定要在独自一人时谨慎小心。曾参说：“十只眼睛注视着你，十只手指向着你，〔监督真严，〕厉害得很呀！”拥有财富能装饰房屋，有道德能润泽身心，心境宽广，则身躯健壮，所以君子一定要使意念诚实无妄。

以上是“传”的第六章，解释“诚意”。

8. 所说的修养自身，在于端正自己心志的道理：因为自身有所愤怒，心志〔为其所累〕就不可能端正；有所畏惧，也不可能端正；有所喜好快乐，也不可能端正；有所忧愁疑虑，也不可能端正。心不在那里，〔另想别处，〕看什么也看不见，听什么也听不到，吃什么也不晓得味道。这就是修养自身在于端正心志。

以上是“传”的第七章，解释“正心”、“修身”。

9. 所说的整治家庭在于修养自身的道理：因为人们对于他所亲爱的会有偏袒，对于他所轻视而厌恶的会产生偏见，对于他所害怕而尊敬的会有偏意，对于他所怜悯而同情的会有偏念，对于他所认为骄傲而懈怠的会有偏想。所以，对他所喜欢的人却知道其缺点的，对他所厌恶的人却知道其优点的，这在社会上是很少的。因此有这样一句俗话，说：“在社会上没有人知道自己儿子的坏处，没有人知道自己禾苗的健壮。”这是说，自身不修养好，就不可以整治家庭。〔连自己儿子的好坏，禾苗的肥瘦都不能知道，怎能整治家庭呢？〕

以上是“传”的第八章，解释“修身”、“齐家”。

10. 所说的治理国家一定要先整治家庭的道理：因为连自己家庭中的人都不可能教导好，却能教导别人的，这是没有的事。所以君子用不着离开家庭，却能使国内养成一种有教养的风气。孝顺父母，就是要用同一态度来侍奉君主；敬爱兄长，就是要用同一态度来敬奉长上；慈爱幼小，就是要用同一态度来使唤民众。《尚书·康诰》上说：“爱护人民象爱护自己婴儿一样。”诚心实意地探求这个道理，虽然未必事事能够完全合乎理想，也就差不多了。从来没有先学会生育儿女然后才嫁人的。

一家仁爱，全国就兴起仁爱的风尚；一家谦让，全国就兴起谦让的风尚；一个君主贪污凶暴，一国的人都会起来作乱；影响就是这样。这叫做一句话能败坏事情，一个人能安邦定国。

尧和舜带领天下人民实行仁德，民众都跟随着实行仁德；桀和纣带领天下暴虐无道，百姓也就跟随着抢夺作乱。统治者的命令若和他本人的好恶相反，百姓就不会听从。〔统治者贪污腐败，却号召大家廉洁，百姓会听从吗？〕所以，君子应该先具备了这优点，然后才要求别人也要有；自己没有那缺点，然后才能批评别人。自己的心中没藏有怨道，却能教导别人实行怨道的，是从来没有的。所以治理国家在于整治好自己的家庭。

《诗经·周南·桃夭》上说：“桃花艳如火，叶片密似云，这姑娘嫁去，能配合婆家的人。”和一家人配合好，才能去教导一国的人。《诗经·小雅·蓼萧》上说：“兄弟相处，和睦融洽。”兄弟和睦，才可以去教导一国的人。《诗经·曹风·鸛鸣》上又说：“他所作所为没有偏差，才能匡正四方的国家。”他作为父子兄弟足为模范，然后百姓也都把他当做模范了。这就叫做治理国家在于整治好自己的家庭。

以上是“传”的第九章，解释“齐家”、“治国”。

11. 所说的使天下太平在于治理好自己国家的道理：因为最高统治者能敬重老年人，民众就会兴起孝顺之风；统治者尊敬年长者，民众就会兴起尊敬兄长之风；统治者能怜抚孤儿，民众就不会抛弃幼小。所以君子有个衡量方正的原则：你所厌恶于上级的言语行动，你便不要用来对待下级；你所厌恶于下级的，便不要用来侍奉上级；在你前面的人所厌恶的，你便不要加之于你后面的人；在你后面的人所厌恶的，你便不要加之于你前面的人；在你右边的人所厌恶的，你便不要加之于在你左边的

人；在你左边的人所厌恶的，你便不要加于在你右边的人。这便是衡量方正的原则。《诗经·小雅·南山有台》上说：“君子多快乐喜欢，他是百姓的父母官。”百姓所喜爱的他喜爱，百姓所厌恶的他厌恶，这才叫做百姓的父母官。《诗经·小雅·节南山》上说：“高大的南山，岩石累累。伟大光明的师尹，百姓全都伸长脖子仰望你。”一国的统治者不可以不谨慎，一走上邪路，便会被广大人民所杀戮了。

《诗经·大雅·文王》上又说：“当殷商还没脱离民众时，能够无愧地面对上帝。我们要以它作面镜子，证明要保持国运昌盛是不容易的。”这就说明，得到民众的心，就能得到整个国家；失掉民众的心，就会失掉整个国家。所以君子最先要谨慎对待的是坚持道德准则。有道德这才有人民，有人民这才有土地，有土地这才有财富，有财富这才有用度。道德是根本，财富是末节。轻视道德，重视财富，这是教导人民互相争夺。所以，一个国家，财富聚集于极少数人手中，百姓就会离散；财富分散在民众那里，百姓就团结拢来。话语，不合理地胡乱讲出去，也就有不合理的胡言乱语听进来。财货，以不合理的方式胡乱地拿进来，也会不合理地胡乱花出去。《尚书·康诰》上说：“命运不一定定在某一处。”这是说，你行好就得到它，不行好就失掉它。《楚书》上说：“楚国没有什么可当作宝贝的，只有以善良奉为宝贝。”晋文公母舅狐偃说：“逃亡者重耳没有什么可做宝贝的，把仁爱父母奉为宝贝。”

《尚书·秦誓》上说：“有位这样的臣子，笃厚专一，却没有其他技能，只是心胸宽阔，能容纳一切。人家有本领，好象

是他自己有一样，人家美好通达，他心中喜爱这人，不单象自己口里称颂的那样，而是实实在在能完全容纳他们，因此用他来保护我们子子孙孙和老百姓，大概是很有好处的啊！如果人家有本领，嫉妒而又厌恶他，人家美好通达，却阻抑他，使他走投无路，而不能容忍他，以致我们的子孙和老百姓得不到保护，这也危险得很呀！”只有仁德的人能够把这种人驱逐出境，流放到落后地区去，不同中原诸国人民在一地。这叫做只有仁德的人能够爱护好人，憎恶坏人。看见贤良的人不能推举提拔，举拔又不能早一些，这是由于怠慢。看见坏人却不能斥退，斥退又不能流徙到远方，这是一种过失。喜爱人们所厌恶的，厌恶人们所喜爱的，这叫做违背民众的心意，灾难一定会降到他身上。所以君子治国有个大的原则：一定要用忠诚信实来得到人民拥护，而骄傲奢侈一定会失掉人民。

增殖财富有个大的原则：生产的人多，消费的人少，工作得努力，花费得舒缓，这样，财富便经常充足了。仁德的人靠自己身体力行以增殖财富，不仁德的人不爱惜自身声誉贪图财富。没有统治者喜爱仁德而百姓不讲道义的，没有讲道义的人而工作不是善始善终的，没有府库的财富不是属于国家的。孟献子说：“自备有马匹车辆的高官，不可去考虑养鸡养猪这样的小利，有丧事或者祭祀能用自然冰块的大夫，不可去考虑放牧牛羊的出息，有兵车百辆的大夫不可任用搜括剥削民财的下属，与其有搜括剥削民财的下属，宁可有盗窃公物的下属。”这就是说，国家不以聚集财富为利益而以实行道义为利益。一国之君若专以聚集财富为目的，一定是从任用小人开始。小人自

以为得意，若让他们来治理国家，天灾人祸便一块都会来了。纵是有好人能人，也没有办法挽救了。这便叫做国家不以聚集财富为利益，而以实行道义为利益。

以上是“传”的第十章，解释“治国”、“平天下”。

白话中庸引言

“中庸”二字出自《论语·雍也篇》，是孔子理想的道德最高境界。《礼记》中有《中庸》一篇，据《史记·孔子世家》，司马迁说是孔子的孙子思作《中庸》。司马迁曾经到曲阜，流连孔子庙堂，叙孔子子孙十几代到当时孔安国之孙孔驩，估计不会丝毫没有根据。但一部五十二万多字首创的通史，作者又遭逢最为悲愤的奇耻大辱，写作时断时续，自然难免有疏忽失实的地方。即以《孔子世家》而论，如说孔子“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幸而用一“盖”字，句末又有一“云”字，表示不能肯定。但又说老子送了孔子一段话，说得有头有尾。老子其人，司马迁在《老庄列传》中还不能肯定是什么时代、怎样的人，这里又把老子和孔子的关系说得很认真，未免可疑。至于说孔子删《诗》，序《易》的《系词》、《说卦》、《文言》等，尤其不可信。那么，子思作《中庸》，我们也得审查一下。《中庸》第二十八章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这是叙述当时情况的话，然而这种情况只有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统一天下以后才能出现，子思不但看不到，甚至想都想不到。从周平王被诸侯拥立，天下就不曾统一，子思出世，分裂局面已经好几百年，连做梦也梦不到秦始皇居然统一天下。《中庸》第一句便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

谓道”，这便事先肯定人的本性是至为善良的。孟子讲性善，只说有善的萌芽，《中庸》这种主张比孟子又进了一大步，不应该在孟子前，而应该在孟子后。又以地域论，子思是山东人，写书举例，不应该舍近求远。他却说“载华岳而不重”，华岳可能仅指华山，也可能兼指华山和岳山，华山、岳山都在陕西。子思不举山东的泰山，却举出离他老远老远、他并不曾去过的华岳，（子思仅到过宋国，宋在今河南商丘，离曲阜不远，这是完全可能的。）这又是一个大可怀疑之点。

《中庸》的有些观念是和孔子的思想体系有距离的。孔子不讲“神”（《论语·述而篇》），不事鬼（《先进篇》）可《中庸》却说“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第十五章），一部《论语》只有两个“诚”字，而且其中一字是引《诗》，并没有实义，《中庸》不但有较多的“诚”字，而且特别强调“诚”的作用，这是这部书的基本观念。若说他是孔子思想的发展，未必是向进步方面的发展，至少强调鬼神是向后退的。

无论读什么书，都应该有批判精神，尤其读中国古籍。中国有过长期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在这种封闭式的社会中生活若干年的古人，他们的头脑中藏着些什么，是可想而知的。我虽然把《四书》译为白话，但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这句话在这里仍很适用。